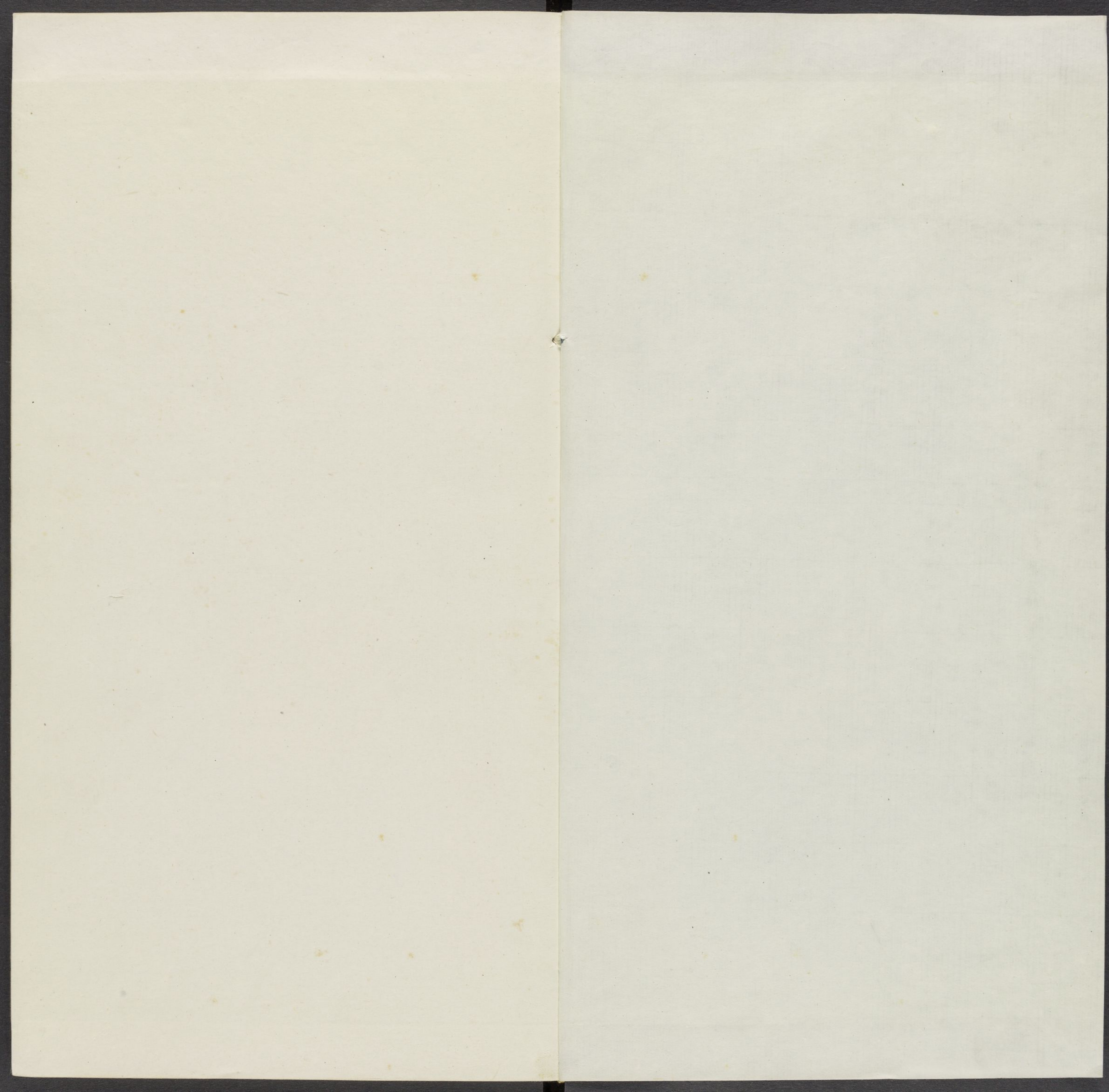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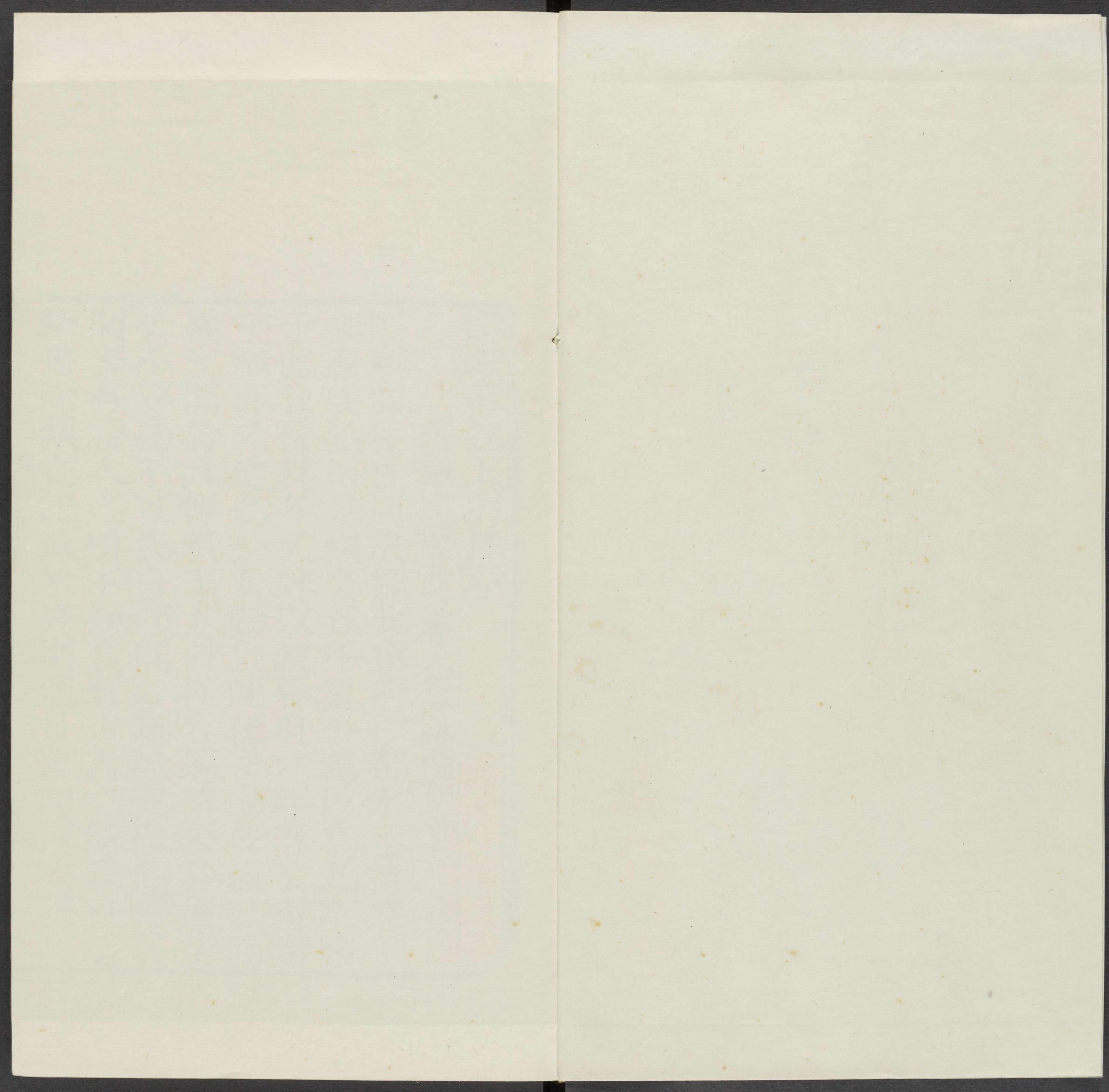


24

T 53⁴⁴~~06~~/4512







忠獻韓魏王別錄序

涇州觀察推官前大府路機宜文字王巖叟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熙寧四年秋河決魏北家府以都水丞待罪于
魏巖叟始得見魏公五年夏公薦以爲北京國
子監教授其冬又辟以就幕府六年春公得請
守鄉郡又延之於安陽公旣在安陽多暇日而
巖叟閒居且無職事方得從容獨侍公於便坐
公不以爲不可與言而開心寫誠無復間外其
間事有時人之所不知言有古人之所未到退
輒書而藏之記或不詳則他日再叩以完其說

方會嗜未足而八年六月我公已薨嗚呼清風
在堂俄隔萬古空斷霄漢不聞餘音痛念二年
之間公以疾居於內而巖叟以行役於外者既
已三之一良時美景與衆賓並進於宴賞之間
者又三之一則聞見於公益無幾矣竊自恨其
生之晚而識公之不蚤見公之不數而問公之
不多也姑悉所聞見者泣而次之以爲公別錄
云

乙卯七月十五日

公至和中自
言既遷丞相
數十矣一日
社稷幸甚
陛下所選
公曰既不
曰陛下既
知之日定
矣遂宗正
以試

也英廟初以驚疑得疾久之疾已平而疑未解
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堅臥不肯受藥餌公
日率同列入自捧藥以進公俯而懇告則或熟
視公而不言或取藥以覆公之衣而不顧公或
跪於榻上者移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在
簾間每勞公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大王汝自勸
謂神及大王勸之尤不顧也然須公強之而後
服英廟疾時太后一日遣使持一封文字至中
書直以授公公啓之迺疏列上禁中縱意事其
極曰老身今無所容相公當作主也公讀訖而

之雍容以語使者曰但做某奏太后道太后
常自言官家心神未寧帖心神未寧帖之人言
語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安則自無矣太后意
遂解英廟之疾中外莫知其誠偽且遇紹當少
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
惑其說顧未敢發口爾獨公屹然不為眾說動
一日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
宮門得許多錯某好疑此事自爾人情覺公意
不可搖遂不復有妄傳語言者英廟既驟自外
來又方寢疾不預事人情傾向在太后公憂宮

中有不可測者一日因對於簾下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旣出吳長文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如此不得公旣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迺先建議於英宗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遂以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邪孩兒未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太后又曰人主出

不可不備禮儀方處喪素仗皆未具公曰此小事朝廷願旨即辦不數日喪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以解而太后不久竟歸政曹后初未還政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肫然便能復辟則千古所未有請自閱史書一一可見不敢妄也后曰自家何者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回矣即連贊之後數日批出文字云自某日更不御殿公亟令卷簾撤坐迺往白上上曰莫未否公云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初曹后難於歸政

公說云當別為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益衛太后既允即以諷上上正色曰相公苦崇母后豈是好事公曰臣等以此誘勸之方肯放下陛下何惜此邪若以輕重比之與者止如鷄卵而放下者迺如太山富公亦贊云何啻太山事遂定曹后雖臨政只在一小殿中屢曰此是何坐處公每對他事不應也真有微意哉仁廟山陵已成靈駕至鄭下而傳聞皇堂石裂架以太木天衆人駭懼未有以處公獨曰果然則便當別為不可病遲而憚費人臣於此豈當苟且既而迺

妄云

忠獻韓魏王別錄上

忠獻韓魏王別錄中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校
公曰能平得有已之心則為賢矣人人莫不能
道之及到行時大是難事嘗合着意于此勿以
為易也公嘗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
者所濟多矣公曰君子當先處已至於義足而
後委之命可以無悔公曰閱人多矣久而不變
為難公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
以免禍者其唯晦乎公曰中等以下人見利則

去是其常情不須怪也公曰人情微處當深體之若直用己意以處則所失多矣公曰知其為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公元勳盛德如此而聞人一小善則曰某不及矣公曰君子循理而動靜以自居禍福之來非所惑也公曰人能扶人之危調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公曰汎交之道與其所長而避其所短則歡心得矣公曰處己以難處人以易則無所往而不服矣公曰寡欲自事簡公曰能識理則事事無礙矣公因論待君子小人之際公曰

一當以誠但知其為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至於小人欺己處不覺則已覺必露其明以覆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而不形也公性至仁然其臨事或誅一人與答一人顏色不覺有異也公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公曰君子素履澹當積微放過一事便為小人所窺矣公之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因請教于公公曰但勿以其為夷狄而鄙薄之甚善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

不然更說到小人意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
平如說尋常事也公曰某平生仗孤忠以進每
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
扶持之非某所能也

忠獻韓魏王別錄中

忠獻韓魏王別錄下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校
天聖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唱進士第於崇政殿
甲科未絕而日五色于時群臣皆賀後議者以
爲公同升諸公雖多至二府然終福祉稷則獨
在公焉趙良規賓客嘗曰公初入館時方二十
餘歲亦未有事迹著於人者然人意已自以公
輔許之不知其何也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
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公於

其間獨爲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數以事
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爾公處
之而不失和李旣莫得以怨同時諸公亦不以
爲介也石曼卿意氣豪俊同時諸人無不被凌
謔者獨未嘗侵公也公曰某以誠待之而已公
言王沂公器德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題品
一兩句者人皆以爲榮某爲諫官時因納劄子
忽云近日頗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
高若訥輩多是擇利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
意於國家事爾公聞此言益自信也公言王沂

公當國時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物希文乘間
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盛德獨少
此耳沂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邪恩若已出怨
將誰歸希文惻然自失退而嘆曰真宰相也公
言希文師魯皆畏沂公師魯初入館編校四年
後欲得一差遣遂自至中書援錢延年例沂公
徐曰學士自待何爲在錢延年等例邪師魯終
身以爲愧公嘗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所望仁
宗朝王隨陳堯佐爲輔相皆老病而不和中書
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參預又頗以私害公公

時爲諫官屢疏之不納後物議益喧宣公復上章乞庭辯上迫于正論遂盡罷四人者然當時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祁公范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之日廼張仕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庠晁宗慤參政天下大失望公曰事固如此不可知人意不能必也公旣攻退四執政朝廷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忠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事遂寢公嘗言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敝事且有西鄙之患每與范希文富彥國以文字至相府欲

發論議輒閉目數數珠不應人彥國憤惋數欲悖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之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節行者之不至也劉后上僊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劉后上僊宗欲以楊太妃爲太后以問申公申公曰典故無此事上曰柰已許之矣呂曰太后樂乎上曰樂之呂即曰唯唯陛下宮中甚孤立不便呂以此意密語公時諫官御史知其非而畏其說竟不敢爭也

先是宮中以劉爲大娘楊爲小娘

公曰呂公固多不

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人亦不能奪也劉
后服未除而勸仁宗娶曹后希文進曰又教陛
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呂語某云此事外人不知
劉既上僊官家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寵廢
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於昏矣不立后無以
止之公曰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范公作諫官
申公不悅王隨迺面諷希文云隨近日多引師
巫出入及其事某事皆可擊也希文云某不知
其詳未敢聞命呂知希文不納恐事泄反以語
隨云范司諫欲奏言某事某以勸之且止矣公

曰呂申公極有機智雖忌正人然亦未嘗敢
踈棄之公言杜祁公心至公而樂與人之善
知其人無復更有豪髮疑問始其爲樞密副使
而杜公爲太尉某輒論難一二事而杜公不樂
人或諷解之迺曰某長渠三十歲尚有誤邪又
之既相亮即每事問曰林不滿意出爲泰州
居常快快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
不思所部有百十萬生靈公在相府時家有女
樂二十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
勸公且留以爲暮年之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

常令人勞心孰與吾間靜之樂也公舊有德於關中秦人愛之後子華自丞相出宣撫秦之父老有遠來觀於道傍者廼愕然相謂曰吾以謂韓侍中廼非也於是相引以去虜人每見漢使必起立致恭以問曰韓公安否今在何處次問文富二老亦以公餘或以官以名而已公治大名四年虜使每南來涉臨清縣即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內慎勿亂湏索以辱我也又嘗有使曰我輩在國中想望韓公名今幸至此如何得見故事唯通判攝少尹與之相見而已留守不

出也又嘗有諭其下者曰獻侍中馬酒擇好者來既而不如指怒曰此豈比他處而敢爾不加意遂撻其人易其馬公在北門見客或至午方暇引公事必呼闈者諭之曰訴事者餒矣遍曉之令飯而後來人皆慰悅然公亦未食也公在魏時府僚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笑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愧服曰真天下盛德北京大內壁間有太宗詩意在燕薊辭筆甚壯公之來得旨修護之既而客有勸公進此詩者公

曰修之則已安用進客亦莫諭公既去韓絳來
遂模本以進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
方銳意四方事老臣不當更導之耳凡將相隨
行公使錢令子弟主之遂以給私用無復限量
獨公不然所至一以屬本郡月之所給亦隨衆
人皆著爲例例所不當得一毫不取其外博施
而內持約如此自唐以來守北門者不知幾何
人唯狄梁公有生祠公之去魏魏人亦立生祠
於熙寧佛寺儀形宛然每公誕辰士女焚香於
堂小民獻技於庭者終日不絕公聞而笑曰

尚生也而如此邪及公薨魏人之來赴者甚
而就哭於祠下者尤衆近古未有也公昔在定
武時爲資政定武故老至今曰自家資政在并
州時爲太尉則曰自家太尉在相魏時爲侍中
則曰自家侍中其所至得人心如此雖去鎮十
餘年相遠千里外每公誕日爲壽者常不絕公
在相州一日被司農檄括車以爲營衛籍老幼
以備入保鄰城已騷然矣公懷檄不下方草奏
以言疏未上司農已旋覺亟止前檄故獨相民
未嘗驚也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某有

所思而得之者未嘗以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
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又自有利處不為
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常有
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曰不如漢唐調兵於民
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之詩乎調兵於民其弊迺
兩後世既收拾強而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
班稅歛差厚而終身保骨肉相娶之樂此豈小
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夫同
而道也王安石初罷相時實不召公與司馬
實百姓相傳云侍中三詔猶以疾辭司馬家

詔亦不肯行其為當時屬望愛嚮如此公嘗
吳長文有先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
致太平時長文獨曰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後
下如其言公晚年在相多疾忽忽少意思容貌
彫削非復故時巖叟嘗因從公出游聞道傍觀
者之語曰見侍中令人感動公身在外心繫社
稷老而益篤病而不忘每聞安石更祖宗一法
及朝廷一紀綱則曰泣血泣血或終日不食熙
寧八年三月上遣近璫齋詔問公曰兩朝通好
垂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尤甚代北舊疆自有

定分比亦遣官按行經界甚明朕亦回敦盟好
固欲優容虜情無厭勢未能已今橫使再來意
在必得祖宗舊地決難順從若事有不測其將
柰何卿夙著忠義歷事三朝迺心罔不在王室
國有大政謀及故老今待遇之要備禦之方如
何卿宜密陳朕將親覽公慨然曰事至於此難
於從半途間理會須講其所以致之之由迺可
因條六疑以對其略曰開熙河曰通高麗曰置
保甲曰修城壘曰創軍器曰分將官此皆所以
攻其疑者故先撓我以自爲計爾實未敢輕動

世宜遣使報聘致禮幣示之大信告以至誠
極陳祖宗以來盟好之重盡解所疑則自無事
矣祖宗舊地圖甚明一寸不可許也又引及
熙寧以來事曰始謀者之誤爾陛下若堯之
仁舜之聰知所誤而改之不吝聖人之盛德也
其終曰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位已極矣年幾
七十榮守本邦無不足今日之言非沮善也非
求進也但天下之人浸不敢以直言聞於陛下
臣實憂之願陛下不以臣言爲疑早悟以爲宗
社盛福非老臣之幸天下之幸也凡三千餘言

公自手寫疏既上公曰言行或有益於國不行亦老臣無負矣公又一面語使者曰橫使雖傲慢不肯去第勿恤待以常禮使之久留不害也宜復選使使虜就議則洎自難安矣見上請作韓某如此言此使者歸朝廷已許其地而蕭禧還虜矣公起堂於此第池上以倣樂天因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公賦二詩其一卒章云霓裳百指非吾事只學醺酣石上眠自是寢疾以六月二十四日薨此詩遂為絕筆既而上遣使特為石藏以葬公始悟石上眠之句若識云公薨上

大夫恨勲德之難名也皆嘆曰天何不留歐公為魏公作誌文而後死也

忠獻韓魏王別錄下

別錄下

元

忠獻韓魏王遺事

群牧判官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騎都尉強至編次

公自武定入爲樞密使時仁宗嗣未立公請置
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
秉政仁宗倦勤甚勢漸逼更不暇置內學每進
對罷即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預立以繫天下
心語日益深切如是者前後不可勝數仁宗終
無一言不喜亦不怒公患之他日仁宗忽顧公

謂朕亦有意多時時有二宗子嘗育宮中公乘其意動急叩之謂二宗子陛下必自能見其孰聰明智否可屬大計仁宗以英宗爲言公即將順以彼一人便若幽厲語更不及英宗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繫社稷陛下不可錯上徐曰此事與相公經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公笑曰若與之素議豈不壞了事後英宗畏避不就職幾半年竟以事迫

俸皇子仁宗彌留英宗即位之次日病作不能眠朝慈壽攝政疾每甚即獨召公責曰相公自看取公謂不須如此但服下涎藥自無事公嘗藥以進英宗怒以藥覆公公徐進藥而退慈壽一日又獨召公入英宗疾作甚直眠二王謂公曰何不立長君此輩做不得相公錯也公退立俱無言慈壽一日又謂公人皆謂錯公曰不錯慈壽怒曰文字滿前後雖大臣亦有言者公力開陳以爲不然卒能翼清躬復大位皆公力也英宗寢疾時公一日進對罷謂慈壽曰上疾

太后護眡若上不豫太后亦未得安慈壽怒曰相公是何等語當時同列皆謂太峻退至中書徃徃責公公曰諸君不思耳兩宮素相疑彼又內事皆在手天性既薄若狃於權位搖於闈宮女謁之言或有不測何以禁之衆服其遠識後覘宮中果調護日益加上後疾愈慈壽不肯遠政公每進對罷即陳歷代母后之戒權位不可久居久必有禍后必嘗觀史知之慈壽曰婦人豈知讀書慈壽色勃聲厲前後以十數他日復請謂若復辟後禮數必有加不敢損如不然臣

獨當責慈壽曰此言何足據慈壽一日忽謂公本欲且管三二年教養疾相公廼如此公乘機力陳上前日出祈雨雨應百姓又皆知上無恙天人如此不可不還政次日遂批出還政英宗既臨朝公請加慈壽禮數英宗曰相公休獎縱母后公曰慈壽之始深不肯放下臣誘以利害動以禍福僅能復辟彼遺太山之重陛下廼惜一鷄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公在其旁颺言曰何啻太山議遂決即建慶壽宮歲時稱聖躬萬福出入加儀衛焉人有以使永昭陵後公不退爲

問者公曰是始英宗始立疾作不任事慈壽懷
二三時在永昭一日遣一近璫小封親札諭英
宗狂惑等事問相公如何公報云若語言無節
慈壽既云未定疊未定疊人語言何足怪他日
復遣使見逼甚公曰只乞與曾公亮已下商量
曾公輩果不敢當皆云候韓琦回公是時既使
回且正內變矣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爲太后既
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共
於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
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

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慈壽由此語塞不復
出口琦是時豈暇自顧進退之分未幾英宗上
僊今上即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
何之琦一日又盡持四方士人見責不退書開
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
語請益他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以在外
虛冢席以待故除兩鎮有袞衣待還之語公復
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
許遂之相復移雍上使諭之只候西帥回召既
而召見其是時已知不可爲堅請還相次改北

門事由此分矣仁廟疾欲立英宗時允弼最尊
屬心頗不平且有語一日仁宗疾亟英宗已立
親王皆入後殿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
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時獨召允弼入稱
先帝晏駕皇子即位大王賀允弼謂皇子為誰
曰某人允弼謂豈有團練使為天子者何不立
專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烏用宰相遂循殿
陛上公叱下云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
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
然英宗立數日百官朝脯臨兩府立殿兩廡上

簾時英宗忽疾作厲聲大呼謂殺其二府
眠不知所處公獨投哭杖褰簾入見上廼疾作
非有他變宮人壁後趨去不敢前公廼扶上呼
左右翼入時曾公已下皆汗浹背以事出不意
也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
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
廼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達權知機如此英宗
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
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英宗即政公
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為廼考尋中書祖宗

御批得百餘卷俱缺落不完補綴僅能識其字
畫皆經國長筭大策如取太原下江南伐犬戎
付中言之類編成十餘軸一日袖進英宗一見
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
乘事業後上僊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今上
初即位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諭及高后與上
不奉事意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救中貴俟報
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覆
乞晚臨後上殿意他公莫與旣見謂官家不得
驚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是不可泄上今日

皆慈壽力恩不可忘然旣非天屬之親願加意
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
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
上唯唯後二宮相懽人莫能窺其跡仁廟靈駕
欲到永昭葬且有日道路忽傳皇堂棟損有司
憂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鈎公
指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
之若違葬期侈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柰何
若苟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
責一坐爲之嘆惜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

遠既到皇堂棟廼不損熙寧中公自長安入覲
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陞辭日上
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
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
則不可上又不答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
公曰嘗讀一金陵答楊忱書窺其心術只爲一
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太宗真宗嘗獵
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公
守日以其詩藏置於班瑞殿之壁既成或請
打石本以進公沉念謂其師有衛霍爲鷹犬及

有復山後之意恐益啓之遂止後子華守北門
首獻焉有問公郭達衆人謂皆出公力公曰此
等事非人臣得自專須還他主上若用人是則
將順非則開陳何謂某力始英宗欲用郝質在
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地使一黥
卒處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才業中中外所服
一旦居此論議卒紛然而去衆之適所以害之
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達琦亦以郭達
粗勝質遂然之既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王陶
遂見誣以引往年之廝役又曰此事惟趙少師

知之是時同議以爲太躡等當近下安妥名目
遂有權同簽書之號公嘗言范公一日見沂公
謂宰相當顯拔人物爲朝廷用自丞相當國門
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邪若恩盡歸已
怨使誰歸范公悅若自失退語公曰真宰相器
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
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着亦有未是處君子成
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晉公何事恨不得
聞之或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
威何如公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有不

須威而能濟者觀公意也以德不足者必待威
以立事邪古人謂鷦鷯曰鳥望而畏之鸞鳳百
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公嘗謂
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
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此可見公出處大節公
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
擾太原土風喜習射故民間有弓箭社某在太
原時不禁亦不騷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
其間後宋相繼政頗善心處之下令籍爲部仍
須用角弓太原人素只用木弓矢自此有賣

牛置弓者人始騷然矢此蓋出於有勝心也公
晉言真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
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入朝天下聞一
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
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
爭歸焉人之修身善誠意不可不謹公謂沂公
為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
為賢宰相其品何如公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
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
之終不受其籠絡公謂挺然忠義誓不顧身

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
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孰賢公曰立一
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
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公謂論性之
極不可變君子謹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隨
其性以修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
求恐其反喪本終亦無所至不可不知公惟務
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
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
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

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君
貺見公謂稚圭不如拔出彼黨向這下來公曰
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貺不悅而去後扶持
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不可不知此石
守道編二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指
數事爲非其一太祖時嘗惑宮鬟眡朝晏群臣
有言太祖悟潛伺鬟方酣寢刺殺之公曰此不
可爲萬世法已溺之迺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
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
道服其清識公執政臺諫有言訐不當理或步

薄害風教者皆密封之終不示人呂誨趙瞻言
濮園得罪御批與廣南別駕公力陳與善地
來言者人謂公性根有仁義公平日論時望諸
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
麤入細迺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公在
相臺作久早喜雨詩上句言雲動風行雷雨作
解之事繼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斂神功寂
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公在北門重陽燕
諸漕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
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

故晚節事事尤着力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詩一
 聯云危石益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
 公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為詩用意
 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也劉御藥好收
 古畫多求諸公跋尾數冊上有金書字悉上筆
 餘三冊公卿多題于後劉到北門宣公出畫冊
 謂獨未得公數字為恨公題云觀畫之術無他
 維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絕也得真之多者上
 也不得其多非中即下矣持吾說以觀劉氏之
 畫其可逃乎哉安陽養叟病中題時公路過相
上使劉察

人謂此術不獨可觀畫亦可觀人物也諸公題
兼論一

體獨公有問彥升材品於公者公曰慙直而且

忠於人然過涉滅頂非伊分上所有或問之為

其膽力薄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

人往往自許也或問君實晦叔天下所屬望他

時入用何如公曰才偏規摹小問晦叔平日公

曰今日迺是平日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

誠往往為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

如何隨分數放之耳人謂公待人誠則皆誠但

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誠

邪皆嘆以爲不可及公平日獎進人物極博至
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短而
用之謂太濫其實胸中不啻黑白在北門時一
屬官有小才不知道公多委以事人謂公真許
之他日或問公曰某人但愛任術所爲不敦篤
大中其弊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和
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
魯公皆納之不形遂無事不然不靜矣公論爲
善其初往往能持久而不變爲難計日計月爲
之者甚多也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

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公云臨事
若慮得是當劄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知
此方可成務又云孤忠每賴神道相助幸而多
有誠其至誠自信如此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
召議役法別公請言公不荅請益堅公曰故舊
不當無言此行但爲河北說得些衆人不敢道
者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
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吳長文璟素
以勁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
有以璟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畜不深

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
環拜皆如其言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
日之學正爲今日此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
及他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
在廷評自處李清臣平日公前多論釋氏貴定
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
論者李進取頗持兩端公因書開之比來臺閣
并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邪公之善諭人
如此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
與焉易性素疎訐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

黠敢如此詬詈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
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
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之公於是時已知其有
量李師中爲布衣父鎮戎退陣當斬公馳至鎮
戎以賊衆我寡非諸將罪且欲戮其爲首一人
師中父在貸中方請于朝時師中赴南宮試遂
上書論功募民爲兵往應賊太擾乞斬公以謝
陝西旣不行後嘗有疑公心執政有請勿害師
中者公笑曰彼是時以子救父豈可加罪人聞
之咸服其公恕然師中終未信之後擢爲兩制

師中方愧服且深謝之公兄爲泰倅孫元規爲
司理嘗薦之公遂拜元規書問未嘗踰時不講
後公爲西帥兵敗元規領言責深議公罪朝廷
知罪不在主帥少謫即復自此元規慊公書問
遂絕公一日以書問元規平日事契如此若以
伯氏嘗薦而後見攻此迺韓厥之舉也若琦當
言責亦不爲元規隱此何行琦之不廣願公勿
疑左規亦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公有害
已心後起廢爲慶帥元規過闕迺泣見公曰沔
真小人公知沔沔不知相公公與樓澈有舊

到大名于公公待之厚或以澈爲人言者但曰
人材難全公以恩及人無求德心故所及者廣
所感亦深平時非不知人之欺終不別白能受
其欺賤官因事爭於前每及已之誤即受之事
行其直者不主已爲是若稟事嘗訐觸非而却
之異日復稟終不以前日芥蒂置於色亦惟是
從之公因論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
迹公每聞新執政用一人嘆曰放上則易放下
則難公嘗戒人不可任性當臨事有所裁處方
不失中道公言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

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
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
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
亦不言公因語華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
御軍自有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
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公言富公為鄆倅沂
公作安撫使一日謂富公即日當某位富不敢
當沂公曰然進則易退則難公言仁廟御批朕
用韓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歸凡所
議事仰章得象杜衍已下公心協力行之文正

家藏一本一以與公今尚存也公在相舉荅
文字與孫賁賁謂臣不密則失身莫且當孫順
公曰事至此忠臣義士亦不顧若顧之言不可
出口矣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也三家村中亦有
一家當求其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處之更不
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足
不是已足則是在我而非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公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方是
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
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

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路公在西府人有以
魏公進退諷路公者路公曰彥博豈可以望韓
公韓公地位別彥博則有此麤材蒙朝廷擢備
兩府耳人頗與路公自知之明歐公少許人平
日惟服韓公嘗因事發嘆曰紮百歐陽脩不足
望韓公公謂歐與曾同在兩府歐性素褊曾則
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
俟其氣定徐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公謂太凡
使人爲善須就其性上做若中所無強之終不
能從公判大名府一日倅車出按屬縣其女與

簽判子踰墻私通倅妻親送至府廷公廼爲之
掌判使成婚對以掩前過仍以五百千助嫁公
判京兆日得姪孫書云田產多爲隣近侵占不
欲經官陳理魏公止於書尾題詩一絕云他人
侵我且從伊子細思量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
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蕃衍歷華要者
不可勝數以其寬大之德致然也公判相州因
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刀曰不能自濟求
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
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

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凡上之物已荷公
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
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
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公判大名府日有
案吏請假娶妻繼有訟其不法及參假送獄勘
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及半年後一日令取
前案送簽廳行遣二倅乃白公曰此人自封案
後頗謹愿不爲非法乞恕罪如何公乃問二倅
曰二公知其封案之意乎曰不知公乃云此人
緣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三
家人情此公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
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
一而行之公之臨政雖輕刑亦必致慮其後子
孫蕃衍充滿要途皆公處心仁恕而致然也

忠獻韓魏王遺事

太上感應篇傳

韓魏公琦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妓張氏
姿色美麗券成張忽泫然琦問故張曰妾本修
職郎郭守義之妻也前歲官湖南部使者挾私
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實恐盡室餓死京師願
沒身於人以活守義兒女琦惻然憫之遣張持
錢還舍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
汝却歸我家張欣然而去郭後得辨雪且得調
淮右見闕張來如約琦不使致前遣人謂曰吾
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者錢費用應盡取前

日券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兒女張涕泗
感激百拜而去琦之隱德如此者甚多後琦薨
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徽宗朝封魏郡
王子五人忠彥官至左僕射封儀國公端彥右
贊善大夫粹彥吏部侍郎嘉彥尚齊國公主駙
馬都尉孫治徽宗朝太僕少卿曾孫胄資政殿
大學士昌熾無比

茲刻既成西安韓訓來教林慮稱爲王之遠裔持其
所藏相韓世譜以爲據蓋王真筆也遂用雙鈎法臨
而刻之另爲一冊與此板並置畫錦堂中 應登志

